

大元山之部



大元山初探

李逸涵

林場探勘的起點

雖然說記憶常常是不準確的，但如果說要為當初跑到學校的博雅館去聽登山社迎新茶會找個合適的理由，我會很樂意把這段走了八年的山路的起點定位在甘耀明筆下的菊港山莊。在跟著古阿霞、帕吉魯跟靈動的浪胖走過小火車仍然通行的林田山林場後，想要親眼去看看那個時代的念頭便不斷萌芽。而後來，登山社以勘查為主的登山型態也確實很符合當初對爬山的期待，只不過自己在社團登山起點卻是歪到新城火車站外、鐵皮工寮底下失眠的夜，翌日在重重藤蔓的包圍下不知為何的前進再撤退。

想要探訪林場遺跡的念頭持續按在心底。記得那是在從油婆蘭山、推論山下陡峭



的天梯，沿著林道走回松茂水文站的路上，思維學長問：你有沒有想去的地方？當時才剛要完成第三隊的我尚覺自己經驗不足，應該還沒辦法很好地勝任隊伍領隊的職責，所以只是順口應了說還不知道而已。不過，從那之後，便開始留意相關資料。不久後，在網路上偶然看到「大元山林場」，雖說出材量名列前茅，但與後來轉型成森林遊樂區的三大官營林場相比，可說是沒沒無聞，即使近年林業史叢刊大量出版亦名不見經傳，僅有在太平山相關書籍中才偶而會看到有關它的吉光片羽。但留有林場作業的遺跡以及過往探訪的登山隊口中繪聲繪影的盜伐情事，還是讓這個林場變成一條按在共同筆記之下的口袋路線。





初見這張大元山林場的照片時，鐵路與翠峰湖既衝突又和諧的畫面便深深地烙印在我腦海裡。若要為《邦查女孩》挑一張照片當作故事發生的舞臺，我想這張埤仔線與翠峰湖的合影再適合不過了，畢竟林田山鐵道雖說開上中央山脈主脊，但可沒有與七彩湖呈現如此迫近的樣態。出處：陳東元先生提供



關於大元山

二〇一七年初，在累積一定經驗後，決定來實地造訪一下大元山，並且開始蒐集林場的相關資料。當時造訪大元山的登山隊大多僅是到大元山工作站、大元國小為核心的聚落群，對於林場其它聚落、運材路線並未著墨；對於一九七四年林場裁撤後最完整的踏查紀錄應是羅元佑先生之碩士論文，其中包含對「中間」、「四公里」以及「大元山」等三個聚落的實地踏查及平面圖描繪，而大元山的運材路線亦在地圖上逐漸舒展開來：古魯為平地運輸段的起點，向上以「大元」、「暗霧」兩段索道接「四公里線」，沿著大元山南麓向西延伸，途中建有「四公里」、「大元山」兩聚落。在林場仍然運營的時期，大元山設有事務所、派出所、國小、招待所、宿舍、澡堂、食堂、醫務室、苗圃等設施，而四公里則有機關車庫、發電所、鋸木工廠、油庫、火藥庫等。除了登山踏查紀錄，大元山林場還散見於新聞、散文、電影之中，一九五五年開鏡的《翠嶺長春》即是以大元山、太平山為拍攝場景的保林教育片：

「翠嶺長春」又名「綠野芳蹤」，是一部文藝巨片，文藝片在自由中國雖未算為首創，毫無疑問的，它將是一部欣賞能力較高的片子，觀乎臺製對該片的重視，不難想



見，這部片子將來在影壇上的價值。

它的內容是充實的，題材是新穎的，山地青年男女的戀愛故事也許平凡，我國固有的倫理道德，也許通俗，但它是一部別開生面的片子，林業是本省的特產，是國防工業之一，造林，保林，是今日的要務，林業增產，尤為迫切，寓教育於宣傳，寓宣傳於娛樂，這是本片的特色。（民聲日報，中華民國四十五年三月十七日，第六版）

和電影外景隊同樣來到大元山的，還有作家文人：

青年寫作協會組團訪問宜蘭縣一行今由臺北出發

【本報宜蘭訊】中國青年寫作協會，將於今（十二）日組團來宜訪問，並前往大元山參觀林場體驗山地生活情形，供作寫作的題材，該團一行二十八人，訂于十二日上午由臺北出發，當日中午抵宜，旋赴大元山，十三日至大元山展開採訪活動，十四日返宜蘭訪問各機關學校，即將來宜的二十八位作家，都是在文壇上素負盛名的，宜蘭縣各界將舉行盛大的歡迎會。茲誌該團名單如下：蘇雪林，韓道誠，聶華苓，謝冰瑩，劉心皇，劉枋，熊茂生，葛賢寧，楊群奮，覃子豪，馮放民，張英，張自英，張萬熙，郭嗣



汾，郭衣洞，梁中銘，夏承楹，韋雲生，姚明，祝豐，林含英，冷楓，李曼瑰，李辰冬，朱介凡，包遵彭，王紹清。（臺灣民聲日報，中華民國四十五年四月十二日，第四版）

在這些短暫造訪大元山的旅人資料之外，還有林場遺民的自述。在搜尋大元山的資料時，很難不被陳東元先生個人網站內的豐富故事及海量的舊照片所吸引。身為伐木工之子，童年成長於大元山及翠峰湖山水間的回憶，在經過四十年後，逐漸發酵為對於故鄉傾頹於蘭風細雨中的力挽狂瀾。於是，我這個從未踏上大元山土地的後到者才得以藉由老照片窺看斧斤未入的森林、書聲琅琅的山中小學以及穿梭於危橋絕壁間的運材動脈。

於焉，大元山的形象逐漸立體豐富，現在只缺使其疊合、上演的空間了。





大元山聚落。每次看到山區聚落的舊照片，都不免想當年在這裡生活的人都去哪裡了？照片中的建築如今又是什麼光景？出處：陳東元先生提供



初探大元山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七日晚，我們趁著夜色自臺北出發抵達寒溪。寒溪位於蕃社坑溪畔，是現今大元山林場平地運材路線上第一個聚落，也是大多前往大元山登山的隊伍會選擇過夜的前哨站，不過未必會像我們一般選擇露宿在國小的走廊之下。是夜涼爽，竟也一夜好眠。隔日一早，驅車前往古魯林道行車終點，此處位於蕃社坑溪畔，並如同大多林道，在重要關口設有柵欄以阻擋山老鼠車輛長驅直入。從這裡開始，林道的路幅即為夾道的雜草占去不少，不過摩托車的胎痕仍沿著林道持續延伸，輾出清晰的路底。一旁斑駁的路牌寫著「古魯林道 翠峰湖—古魯 長度28.00公里」，而下方的彈孔顯示此處應還有獵人行蹤，在獵況興盛的山區常常可以看到廢棄的路牌被用來試槍。古魯林道原本沿著蕃社坑溪西南支流而上，至大元山—蕃社坑山連稜中間的十字鞍部後續往西抵達大元山苗圃，然而由於年久失修，在中途的古魯瀑布附近路基就已坍方，故後續的登山隊利用獵人開闢之路徑，改由蕃社坑溪東南支流上溯至十字鞍部，再接回林道續行。為了盡量還原林場時期的走法，我們選擇從蕃社坑溪兩支流匯流口南側的稜線直接上切，抵達「中間」聚落後再沿林道走到十字鞍部。



沿著古魯林道徐行，幾處與無名支流交會之處皆水流潺潺，氣候資料顯示大元山區降水量最少的月分爲三四月，但「雨水之鄉」的稱號畢竟不是浪得虛名。不久，道左出現岔路，夾道開滿杜鵑花，爲林務局南澳工作站古魯駐在所，門窗緊閉，無人駐守。前行不遠處爲大元派出所，同樣人去樓空。沿著草叢中的路跡前行，走到一顆以噴漆書寫「浪本」二字的大石後，不久即遇到預定上切之稜尾，在附近尋找適合的上切點，不久在偏東的樹林下發現有人爲清理過之路跡，遂沿路上切，約五公尺竟在草叢中遇到一段水泥階梯，旁邊還有紅色欄杆，莫非是連接索道發送點與著點的山路？沿階梯上升後不久見到一座仍在使用的獵寮，看來此處真的有不少獵人出沒，對於後面的路況也就更加期待。果不其然，循稜線上切，沿途皆是在黃藤、蕨類中刻意砍出的康莊大道，更一路插有鋁箔包、寶特瓶等垃圾作爲路標。雖然不知道開闢這條路的究竟是獵人、山老鼠或是林務局巡山員，但總之我們帶著感激的心情，一面眺望著蘭陽平原、弧形海灣及其對望的龜山島，一面快意攀升。



「中間」索道聚落

一個小時後，我們順利接回古魯林道，在此下背休息，並沿林道往北尋找中間聚落，不久在林道北轉西處發現聚落遺跡。中間聚落同時有暗霧索道著點以及古魯索道發送點，其北側則為古魯林道通過，自林道往南方上切一小段即會接到一處平臺，在此對照羅元佑先生論文所附的聚落平面圖，四處尋找先民生活的遺存。依論文以及陳東元先生的資料，中間應留有一個俗稱「流水」的重錘，是舊時索道運輸時用以輔助客車上升用的配重裝置，而我們確實在雜草叢生的平臺上找到一個八角椎狀的水泥塊。

古魯，經索道坐纜車上山。我們一伙人分為三批上去。好多人是第一次乘坐這種交通工具，雖知其安全、保險；但看它懸在空中滑上滑下，腳不著地，終有欠穩妥之感。假設那鋼索忽然斷了？假設在拉曳時出了故障把你懸在半空？假設那鋼索上滑動的小輪兒出了軌？假設突然一陣狂風暴雨來襲，同人們不免幽默起來，相互嘲笑。聽說，前不久某個林場曾有纜車失事，死傷了好幾個人。這比之汽車相撞，來得驚險多了。





中間索道發送點與現今位置對照。當年朱介凡一行人從古魯搭乘中間索道，到中間之後再換乘暗霧索道

索道，一如一般交通工具，在林場中的作用，是為運輸木材而設。我們目之為纜車者，不過是一個木櫥，上端四周開了窗，有點像「站籠」一樣，若劉光炎之胖，劉心皇之高，置身其中，就不能不十分「屈就」了。這玩藝兒並沒有加鋼條箍束，人擠在裡面，歪斜了身子懸空而上。常常的，人人都有這麼一個感覺，要是那筍頭卯眼之處，忽然脫節了，怎麼辦呢？……索道高處，有制動機操縱。每拉曳一個纜車上來，必須同時輸送約五噸重的木材下去，利用這下降的重量化為動力，使另一軌索發生了拉曳的作用，上拉約莫三分



之二的地方，這動力用盡了，就將一個重鐵錘放下去來補助。全個過程，是力的表現！（上大元山，朱介凡，《台灣紀遊》，復興書局，1962年4月）

「光立嶺」

在荒煙蔓草中就著舊照片、平面圖懷古了一小時後，繼續沿著路況極佳的林道前行，不久後來到十字鞍部。在伐木的年代，續下南澳北溪的林道在此與平元林道交會，此地日治時期亦曾是大正八年（一九一九年）「蕃地寒溪道路」修築時挖出三十具人類白骨的地方，據學者考據可能為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年）劉銘傳之侄、宜蘭廳管帶劉朝帶率部隊開路時，被泰雅族人埋伏、戰死的「光立嶺」：

宜蘭廳南澳支廳管轄區域內，由「斯打洋」至「流興」的交通路，由警察職員進行的工程預計將在七月全部完成。在斯打洋駐在所經古魯，通過大南澳北溪上游的小鞍部附近，發現約三十具白骨，並發現了一些毛瑟槍的彈丸。這些白骨被挖掘與安葬，並對其來源進行調查。據說，這些遺骸可能是光緒十五年臺灣巡撫劉銘傳的南澳討伐隊的成員。

